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三十六回 為交朋友一見如故 同師弟子反作仇人

且說鄭天惠叫門，裡面問：「是誰？」鄭爺一聽，原來是師妹紀賽花，說道：「妹子開門來，是我鄭天惠到了。」姑娘高聲說道：「呀，爹爹，娘呀！我二師兄到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姑娘開門，道了一聲萬福。鄭爺打了一恭，說：「妹子一向可好？」回答說：「好。」進了大門。姑娘復又將門閉上，掀簾進了屋中。原來是三間上房，一明兩暗。將進屋門，就見著師母，鄭爺跪下道：「師母，你老人家一向身體康泰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好哇，二小子你怎麼總也不來了？」鄭爺說：「孩子盡在揚州地面教場子，總未能得閒前來與師父師母叩頭。我師父他老人家，眼睛比先前好了些麼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你師父那樣年歲，如何能好？更不及從前了，你看看去罷，在那裡間屋裡炕上坐著哪。」鄭天惠來到裡間屋子，見銀鬚鐵臂蒼龍紀強在炕上坐著，仍是紫微微的面目，一部銀鬚飄擺，就是雙目不明。鄭天惠來至炕沿前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師父，孩兒鄭天惠，給你老人家叩頭。」紀強說：「是那位鄭二爺，你們快些攙我起來，這不是活活的折受與我麼？」鄭天惠一聞此言，羞的面紅過耳，說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何出此言？我數年不到，實出無奈。皆因這二年的買賣不好，手中沒有積下的錢文，故此在師傅面前孝道有虧，並非不惦念師傅、師母。如今現有鏢行的人，找孩子出去保綢緞車輛，投奔遼東。車輛離此還有五里之遙，孩子暫且教車輛在那裡略等。我這兒有白金二百，孝敬你老人家，以作零用。等做了買賣回來時節，再多多孝敬。」說畢，將銀子遞將過去。紀強閉著眼睛一摸，說：「姑娘你看看，是銀子不是？」姑娘說：「爹爹你也不想想，我二哥是什麼樣的人，他焉能在你跟前撒謊？」紀強說：「我知道他是好人哪，我就常說，這四個徒弟就教著了這兩個，要像如龍、如虎兩個該殺的東西，到底是喪盡天良，把本事學會，連我的門都不登了，五倫之內，天地君親師他都忘了，小小歲數，他怎能發達得了。我常提說，就是我二徒弟人又正派，心內又好，就是手內老沒有錢，有了錢就想著我，怎麼老天爺不加護於他。二小子，你還跪著哪，一路辛辛苦苦的，快上這裡歇歇罷。姑娘，你倒是給你二哥烹茶呀！」且說姑娘不多時烹上碗茶來。紀強復又說：「你先喝茶，再叫你妹子備飯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孩兒已然用過了，不必要妹子費事。我也不能在此久待，我還要追上車輛去哪。」紀強說：「你明日再走罷。」鄭爺說：「孩子還有一件事，我這是頭一次保鏢，聽見行內人說，現今與先前大不相同，不講交情，不念義氣，說翻了就講打，並且還使毒藥暗器。師父這裡有解毒的藥，賞給孩兒幾包，以防不測。」紀強說：「不行，那是你大師兄拿銀子配的，憑你是誰他也不叫給。」鄭爺說：「給我幾包，就是我大師兄知道，也不能嗔怪你老人家。又不是給了外人，我是他的師弟。」紀強說：「不行，要是真受了毒藥暗器時節，那還可以給你兩包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孩兒路遠途長，你老人家縱然有藥，也是無用，不如身上帶著方妥。」紀強仍是不給。

鄭天惠實係無法，只得說出實話，叫聲：「師父，我方才說的全是鬼言鬼語，事到如今，不能不說實話。你老人家說白菊花好，他與你老人家惹下殺身之禍，說兩個師弟不好，他們全都作了官了，全是六品校尉。」紀強道：「晏飛怎麼與我惹下殺身之禍？」鄭爺說：「白菊花把萬歲爺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出，我兩個師弟同著展大人、蔣大人奉旨到潞安山捉拿他。我師弟勸他獻出冠袍帶履，保他作官。他一怒，挖了邢如龍一隻眼睛，砍落邢如虎一隻手，一毒鏢把徐州總鎮肩頭打中，看看待死。孩子也是受了白菊花的蠱惑去殺我兩個師弟，不料叫人把我拿住，看我兩個師弟份上，不肯殺害於我。師父請想：倘若白菊花被捉，豈有不說出你老人家的道理？官府一追究，你不教給他上房，他焉能入了大內？你老人家豈不是罪加一等？」紀強聽到此處就嚇出一身冷汗，說：「此話當真麼？」鄭天惠說：「徒兒在師傅面前焉敢有半句虛言。」紀強說：「好晏飛，我偌大年紀，你可害苦了我了。」老太太在旁邊也是抱怨，姑娘又說：「瞧著他就不是好東西。爹爹，可惜你那本領全教給他了。他要是再上咱們家裡來，可不教他進來了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師傅不用急，此時只要把那藥拿出來，治好總鎮大人，保你老人家無事。如今展大人還親身同來，現在外面等候，如你老人家不信，我把展大人請來一見，便知分曉。」紀強一聽說：「不可，不可，我要治好總鎮大人，倘若拿住白菊花，當堂將我拉出來，那時怎麼辦？」鄭天惠說：「現有知府、護衛、校尉、總鎮作保，你老還不放心麼？再者還有救總鎮活命之恩，這銀子也不是徒兒的，是知府所贈。有這些人照應，你老人家還怕什麼？」這些話，說的紀強方才點頭，叫女兒拿藥匣來。姑娘由裡間屋中，將藥匣捧出，交與紀強。老頭子自己身上帶著一個鑰匙，這藥匣子上有一個暗鎖，只管將藥匣子交給姑娘掌管，可是誰也不能打開。紀強將藥匣子打開，摸了兩包藥，遞給鄭天惠，說：「兒啊！這有兩包藥，一包上鏢傷之處，一包用無根水送將下去。然後用大鯽魚烹湯，蔥薑蒜油鹽醬醋作料全都不要，將魚煮爛，把魚撈將出來喝那個湯，把湯喝將下來，自然飲食如常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再多給我幾包。」紀強說：「不行，倘若叫你師兄知道，不答應我。」姑娘在旁說：「你還提白菊花哪，險些都要連累了你這條老性命，還是怕他不成？正經人你倒捨不得給，反倒向著那反叛東西。」就伸手從匣子內，抓了一把，給了鄭天惠好幾包，鄭天惠給姑娘拱了拱手。可歎紀強看不清。鄭天惠說：「孩兒給你老人家叩頭啊。我就不請展大人進來了。」紀強說：「不用，千萬別叫大人見我。」鄭天惠辭別師母，又與紀賽花打了一恭，就聽見院子內，有人抖丹田一聲喊叫，說：「呔，好鄭天惠，反覆無常的匹夫！原來你是狼心狗肺、人面獸心，晏某來遲一步，你就拿著晏大太爺的藥醫治仇人去了。這也是鬼使神差，冤家路窄。不必繞舌，急速出來受死！」鄭天惠一聞白菊花的聲音，嚇了個膽裂魂飛，情知不是白菊花的對手，自己又沒有彈弓子護身，若有彈弓在手，打一排連珠彈，慢說一個晏飛，□個也擋敵不住。鄭天惠無奈，只得拉刀出來，兩下就交手。要問勝敗輸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